

美的感受是需要时间的

□蒋勋

我很同情现在的小孩。我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叫做摘菜，你给他们四季豆，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处理。因为他们长大过程中没有人带着他们摘菜洗菜。

美的感受，是需要时间的。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，在生活上花了很多的时间。譬如我盖的那床被子，现在看来多么奢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绣出来的，而且母亲每个星期都会重新缝洗一次。

那个年代没有洗衣机，她要到河边去洗，拿木棒捶打，被单洗完以后，用洗米水浆过，等到太阳的时候把被单搭在竹竿上晒。我盖被子的时候，被单上就有阳光和米浆的味道。我想现在全世界买到最贵的名牌被，大概都没有那么奢侈。

我觉得现在的人其实很穷，我们不肯在慢节奏的生活中花钱。其实，这才叫做生活的质量，才叫做富有。忽然觉得，我成长的过程是一个最富有的阶段，所有的手工面、手工的东西，都是买不到的精致。

人类的手，是一切美的起点。人类五种感官的活动，构成了美学。所谓美的感受，也源自于你对一个人的情感，对一个地方的情感，对一个事物的情感。我的第一堂美学课，其实是母亲给我上的，我们过去经常会走到院子去看那朵花，那片叶子，做很多没有目的的作为，她不像其他大人，看到小孩没事做的时候会慌张。

我尽量学着母亲的这种不慌张。在大学教书的时候，每年四月，羊蹄甲红成一遍，上课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，十九、二十岁正要恋爱的年轻人，根本就没有心听课。我会停止上课，带学生去花下坐一个钟头，聊天，或什么都不做。

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课。不是每天都要如此，而是教育者偶尔要带孩子出去看花，去听海浪的声音，让他脱掉鞋子去踩沙滩。教育不要那么功利，要让年轻人重新找回他们身体里的很多的渴望。

生活的美，需要人们舍得付出时间去创造。当今的职业父母的确有很多困难，很多

人觉得佣人可以取代亲子关系。

我有一个朋友，爸爸已经九十几岁，这几年身体不好，坐在轮椅上。他请了三个佣人照顾爸爸。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累死了，下了班爸爸还抱怨。我就说，老兄，讲老实话，你爸爸不需要佣人，爸爸需要你。

我们完全忘记亲子的关系是什么。我告诉朋友，你父亲需要的不是医师也不是看护，在他心灵荒凉的时刻，他需要的是你握握他的手、搂搂他的肩膀，跟他撒娇。对上一辈如此，对下一辈亦是。

我给一个公司的员工上课。这些人多从名校毕业，平均年龄三十几岁。他们进这家公司以后就有股票。他们每天看着股票，如果十年内离职，股票全部报销。所以没有一个人离职而且日日加班。

这是他们认为最好的管理。这家公司到现在还一直都是获利很好，可是同时他们也要付出代价。他们的主管很自豪地告诉我，这里没有人在晚上十点以前回家，其中还有一个，八年了都没有休假。

有一天我讲课完，有人问问题，他说，“我女儿现在五岁了，您认为她应该去学小提琴还是钢琴？”

“你是那位八年没有休假、晚上十点都不回家的爸爸吗？”我问道，他点点头。然后我给出了我的建议：“你可不可以不要关心要学小提琴还是钢琴，赶紧回家抱抱你的女儿？”

我知道他不能理解我的这个建议，但我真的希望一个五岁的孩子能够记住父亲的体温，将来她走到天涯海角，也能拥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励。这是人的最本质的、最根本的渴望，即便我带着走进课堂的是艺术，但我所要表达的，却不是艺术，还有艺术旨在传达的生活哲学。

因此，我感谢我母亲的陪伴，感谢我们一起做过的看似无聊的事情。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是歌德的“少年维特之烦恼”，是贝多芬的音乐，是海涅的诗，是尼采的超人哲学。他们共同的人生梦想是“狂飙”，“狂飙”是生命飞扬的追求。感谢母亲记住了她青春时刻的热情、爱、与狂飙的梦想，并告诉我，她曾有过的生命之爱。

情况下，在日常生活中便以弱肩挑起家庭的重担，不仅能织布，而且会缝衣。唐代时，由于棉花还未传入中国，人们穿的衣服一般皆由葛藤和大麻、苎麻的韧皮纤维纺织而成。妇女织的主要是苎麻纤维布，苎麻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茎皮虽含很多纤维质，但剥出的丝较短，织布之前，必须将其接成长线，上织布机时为防止接口滑落再刷白米浆。因苎麻丝的拉力是蚕丝的七倍，棉花的八倍，又上了浆，所以这种布特别僵硬。由此，在缝制衣服前要进行脱浆工序，使其变柔软，便于手工缝制，更能让远方“良人”穿着舒服。

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，古人只能用手办法将苎麻纤维布料变软，“捣衣”的主要功能就是“脱浆去僵硬”，这个工序夜晚便可进行。如此这般缝制的衣物，自有它的“相思与温暖”。而江南地区洗衣用棒槌捶击衣服，主要是为了“去污脱水”，一般把脏衣服先“浆水”，然后下水洗涤一两遍，再将衣服铺在池塘边或河溪旁平坦的石板上，用棒槌捶打，最后把衣服放进清水“淘”一次，拧干水。这个过程与“捣衣”发出的声音、韵味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故而，“捣衣”和“洗衣”，虽然都是一种身和手完美结合的劳动，但请大家不要忘记，“捣衣”流露出来的那一种婉转动人的离愁别绪。

大家V微语

不可不读

□刘心武

●我是一个早熟的少年，很早就读了《红楼梦》。

●忽然有一天，读着读着我觉得很感动，我懂了什么，可是我说不出来，无法像之前其他的阅读一样，去概括、抽象、总结，只觉得涌动着很多情愫，这种情愫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：惆怅。我望着窗外看出去，有一棵树，我看它的眼光也不一样了：怎么这花就已经开了呢？然后我一下子想到，我的小学生活就要结束了。

●就是从那一天起，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文学。

●我不反对阅读外国文学，外国文学对丰富知识、滋养心灵都有好处，但它们大部分都是翻译过来的。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，我们说中国话，学方块字，用方块字写作，表达我们的观点、思想、感情，所以也要从母语文化中、方块字的写作中汲取营养。

●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古典文化集大成的一个文本。从内容上说，中国古典文化有“儒释道”这样一些思想内涵，《红楼梦》里，这三家的思想精华都有；从形式上说，中国古典文化有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汉赋》，一直发展到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，《红楼梦》等于把这些表现形式都包容了，是古典文化形式的大融合。

●所以，从《红楼梦》入手，来熟悉中国的古典文化是很好的。

谈天说地

当个好蘑菇

□佚名

我的表哥在一家人才培训公司担任管理职务，能力强，一直很受上司器重。可因为性格急躁，表哥没少挨上司的批评。去年冬天，表哥因为性格问题犯了一次大错，上司一怒之下将他调到县城的分公司，之后对他不闻不问。

表哥是个很要强的人，被“赶”到小县城后心里不服，暗下决心要干出一番成绩，不让上司看扁。可他到了县城才知道，分公司的队伍更难带，员工一个比一个难管。表哥压住自己的火爆脾气，使出浑身解数带领这个队伍。一年时间过去了，表哥为县城分公司带出了一支一流的队伍，没有一个员工不服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表哥身上的急躁性格渐渐被磨去，整个人看起来成熟了许多。

一年后，他拿着傲人的成绩到总公司汇报。原上司就站在他面前，他因为还赌着气，就没有问候他。旁边有位同事将一份职务任命书递给表哥，表哥为县城分公司带出了一支一流的队伍，没有一个员工不服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表哥身上的急躁性格渐渐被磨去，整个人看起来成熟了许多。

原上司这才笑着告诉表哥事情真相：“年轻人，还记得去年我和你说过今年我要退休的事情吗？我心目中，只有你最合适担任我这个职务，可你的性子太急躁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赌一把，把你‘流放’到一个糟糕的环境中。所幸，我这一把赌赢了，不然我就没法向公司交待了。”上司这一席话说得表哥非常不好意思。

人们通常都是这样去养蘑菇的：把菌种搁到菌基里边，扔到一个黑暗潮湿的角落，然后盖张破塑料布，之后便不再理会它。过了两个月，蘑菇会长得又肥又大。有经验的人一定不会三天两头去看蘑菇的长势，因为他们知道，那样蘑菇会长不大的。

在管理上，这叫“蘑菇策略”。为了培养人才，锻炼下属，很多领导会模仿养蘑菇，把下属搁在一个“阴暗潮湿”的环境里，然后不再理睬他。这个时候你不要有怨气，更不要着急，而是要踏踏实实在那个地方把你的工作做好。只有抱着当个好“蘑菇”的心态，你才会迅速成长，继而迎来事业的春天。

当14岁的女儿坐在我面前，一本正经地跟我说她想要文身时，我一下子懵了。一瞬间，脑子里有无数个问号闪过——她为什么要文身？是不是结交了不良的朋友？难道遇到了坏人，受到坏人的引诱，甚至是胁迫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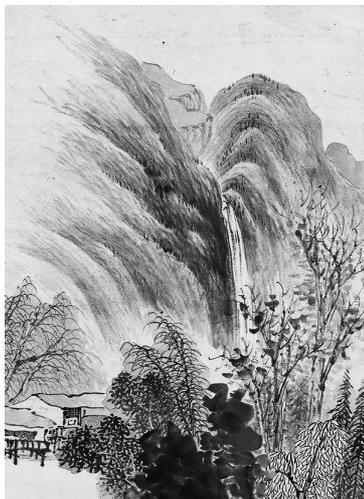
我努力平复心情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假装若无其事地问她：“你为什么想要文身呀？”“因为很酷呀！”女儿兴奋地说，“上周咱们全家去逛公园，我看到一个姐姐的脚腕上文着一朵玫瑰花，很漂亮，而且看起来特别酷。”

女儿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当时，女儿偷偷地盯着人家的脚腕看了好半天，还跟我说想去问问人家在哪里文的，疼不疼之类的问题呢。

正想着，丈夫把我拉到一旁，悄声说：“赶紧让闺女打消这个念头。她现在还小，对文身根本不了解，可不能由

遮掩不是保护
了解才是

□吴垠



着她乱来。”我何尝不是这样想的？只是处于青春期的女儿已经露出了叛逆的端倪，很多时候，我越阻止她做什么，她越是要去做。这次似乎也不例外，看她一脸认真的样子以及坚决的口气就知道了。

该怎样说服女儿改变主意呢？我正苦恼之时，突然想到了丈夫说的那句话“女儿对文身根本不了解”——也许，这会是一个突破口！既然她不了解，那就让她好好了解了解，也许全面了解之后，她就不再感兴趣了呢。

我和丈夫找来很多关于文身的图书，还从网上下载了很多资料，其中不乏图片和视频。看到这些，女儿一开始很开心，看得兴致勃勃，但当她看到国外一些人全身文满了花花绿绿的图案时，厌恶地撇了撇嘴。尤其是看到一些“清洗”文身后的图片时，女儿眼神里流露出来的简直就是恐惧了。

“很多年轻人想要追求酷和刺激选择了文身，在多元文化的包容下，倒也无可厚非。只是咱们的主流文化对于文身还不太认可，而且很多行业对文身有着明确的限制。你确定要因为文身而影响你以后的选择吗？”我适时对女儿说。

女儿没有说话，似乎在默默地思考。看完所有的资料后，女儿笑着说：“算了，我不文身了。文身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酷。”看得出来，作出这个决定后，女儿松了一口气。我和丈夫对视一眼，也松了一口气。

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很多父母可能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这时候，父母大可不必如遇洪水猛兽般慌张，忙着捂住孩子的眼睛。孩子看不见，不等于危险不存在。要知道，遮掩从来不是最好的保护。父母应该让孩子看到这些东西，再带领他们去深入了解，之后再告诉他们该如何面对。这，才是最好的保护。

文史杂谈

古人“捣衣”不是洗衣

□赵染芹

人们常说，秋寒露重，请自添衣。古人在深秋的夜晚，没有了“卧看牵牛织女星”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浪漫情趣，而是聆听“万户捣衣声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“九月授衣”。

对“授衣”的理解，古今大体一致：天气趋凉，制备寒衣。西汉初年注释《诗经》的《毛传》，就是这样解释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”：“九月霜始降，妇功成，可以授冬衣矣。”南梁元帝《纂要》谓：“九月季秋亦曰暮秋……亦曰授衣。”明代徐复祚在《投梭记·闺叙》中也称：“即今授衣天气，风景萧条，砧捣寒溪，蛩吟晚砌。”

而关于“捣衣”之意，现代人却一知半解。“捣衣”，即用木杵在砧板上捶击衣服。有人直接将“捣衣”理解为：月光洒满大唐帝国，征妇们便在月光下，把衣服放在砧板上，用木杵捶击，并且想当然地认为，“捣衣”就是古人的一种洗衣方法，洗衣时用棒槌捶衣便是由此演化而来。

幼时读李白的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。秋风吹不尽，总是玉关情。何日平胡虏，良人罢远征”，陆游的“西风繁杵捣征衣，客子关情正此时”，也曾将“捣衣”理解为棒槌敲打衣服。其实，仔细阅读诗句便可发现，诗仙李白写的是秋凉来临时都城长安妇女们制备寒衣时的感怀。

古代的妇女在“良人”常年征战在边关的